

夏日摧花录

◎窗外风

对一个技艺不精的养花人来说,让手底下的花儿熬过酷暑,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最先折腾的是那盆四季桂,原本走到阳台就能闻到桂花丝丝缕缕的香气,四季桂嘛,当然是一年四季都开花。才几天没注意,叶子就卷曲干枯了,凑近一看,极其微小的小红色虫子在枝叶上爬,莫非是传说中的红蜘蛛?我立刻启动手动捉虫法,今天捉了明天继续,后来索性把所有的枝叶都剪去,让红蜘蛛没有栖身之地,偌大的花盆里留下光秃秃的枝干,同款造型的还有那棵茉莉,作为四季桂的邻居,它俩也不知道谁传染的谁,反正都是红蜘蛛纵横,于是都变成了光秃秃的模样。

然后是那盆康乃馨,母亲节那天买的。刚买来的时候,白色和淡紫色掺杂的重瓣小花,娇俏俏立在枝头,像极了小姑娘的蕾丝裙边。那是在众多的康乃馨花色中一眼就看上的,当时被一个大婶一把端起来说这是自己先看好的,其实在我说这盆好看之前,她喜欢的是另一盆。好女也不跟女斗,我转头去

找别的卖花人,他卖得便宜,这不是补偿我?我不厚道地笑了。康乃馨的叶子从下往上干枯,新长出的小蓓蕾也随着干枯,我咬牙跺脚,忍痛启动最擅长的“砍头法”,从根部剪断,目前仍然是光秃秃的一截枝干在盆里,康乃馨在我家真正盛放的时间没超过半个月,枉费我对它一片痴情。

随着温度升高,下一个干枯的是倒挂金钟。网上说倒挂金钟是典型的“夏天死”,我当然不信。我对自己信心满满,觉得别人养死了那是不用心,像我这种每天早晨都要去阳台上赏花的人,能把倒挂金钟养死?谁这么说我,我就跟谁急。

盲目自信的人下场都很凄惨,倒挂金钟先是叶子干枯,后来花朵干枯,放在阴凉处也不管用,终于处于回天无术的境地。康乃馨和倒挂金钟是同时买的,两盆同时阵亡,不求同年同月生、但求同年同月死,说的就是我家的倒挂金钟和康乃馨。

那天,那盆从父母家搬来的生长了好几年的大芦荟,一头从花架上栽下来。头重脚轻是芦荟好久以来的状态,芦荟长得太大了,叶

片肥厚,花盆太小,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它一头栽下来,估计还会埋怨谁,如今亲眼看到它自己倒下来,想怪别人也怪不着。重新换盆后,想着夏天了,放到外面比较好,结果没几天,芦荟碧绿的叶子就变成了枯黄,凝神一想,芦荟是一种不能放到太阳下暴晒的植物,眼瞅着在我家好几年的芦荟,进我家门第一年就变成半死不活的样子,我赶紧把它搬到楼梯阴凉处,等着它回光返照。

在我家苦苦支撑的还有蟹爪兰,幸好我家阳台外有几棵大的香椿树,蟹爪兰躲在香椿树的阴影里,目前暂时没有什么情况,俗话说得好,没有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。甚至那些跟野草一样的太阳花,在我家阳台上,长得也不如放在外面的好,我这是辣手摧花。我原来以为花花草草最难熬的是冬季,可是很多花儿在冬季都生机盎然,原来夏季才是它们难熬的季节。

看来只有一腔热血是不行的,养花如此,干别的也如此。转念一想,自己还没养好,何况花儿呢,顿时觉得轻快起来。



荷花拖面脆脆香

◎陈小华

清晨,推开门,屋前自家的荷花池里,翠绿的叶簇拥着粉色的花,景色十分养眼。趁着薄雾刚散、露珠未干,母亲专挑那些含苞待放的荷花摘了些下来,准备给我做荷花拖面。

小时候,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买零食。母亲因此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做,以满足小孩子的口舌之需。她做得最多的是拖面。拖面的用料除了面粉、鸡蛋外,就是那些野地或菜园里极易到手的时鲜花蔬,像野葱、香椿、茴香菜、芫荽、南瓜花、荷花、甜菜等。母亲能随手拈来做成美食。所有这些拖面中,我最喜欢的是荷花拖面,它不仅外形好看,吃起来也香脆可口,十分耐人回味。

荷花摘下来后,母亲将它们的花瓣一瓣一瓣轻轻地掰下来,用水小心地洗净,再放进一个用细篾编成的篮子里沥水。接着用面粉、鸡蛋、白糖加水搅成混合均匀、稀稠适宜的面糊。

油炸时,我们用家里自己榨的菜籽油,眼看油温适宜,母亲会手脚麻利地将灶里多余的柴退出,只留小火。再取来已经控好水的花瓣,用筷子一瓣一瓣夹到陶钵里去裹上面糊。这个过程母亲叫“穿衣”。给花瓣“穿衣”要适度、匀称,也就是说裹上的面糊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,同一片花瓣各处更要包裹得均匀。花瓣裹好面糊便放进热油里去炸,入油后要尽快将它翻身并及时夹出。炸得正好的荷花拖面表面金黄,里面粉色的花瓣也隐隐可见。

篮子里的花瓣很快就炸完了。灶上的大盘里堆着高高的荷花拖面,看上去像一片片精心码上去的翘头撇尾的贝壳,金黄笼着粉红,再加上扑鼻的香气,真是可爱极了。

母亲看我只是望着荷花拖面发呆,就会用筷子夹起一片拖面送到我嘴里说:“别舍不得吃。吃完了我再给你做。”我一口咬下去,带出十分好听的脆响,清香顿时溢满口腔。

晚上睡觉前,我会闭目回想吃进肚子里的美味,朦朦胧胧中觉得仿佛是吃了一个粉红色的梦。那是一个与荷花有关的少女梦,梦中的少女婀娜多姿、甜美善舞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

流萤染夏

◎唐安永

“萤火虫,打灯笼,飞到东来飞到西;晚上不用怕,萤火虫送回家……”时至今日,每当想起这首童谣,童年时候与小伙伴在盛夏的夜晚追逐萤火虫的场景,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清晰地展现在眼前。

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盛夏夜晚捉萤火虫堪称“娱乐盛宴”。盛夏的傍晚时分,成群结队的萤火虫在小路边、房前屋后、水沟边,忽左忽右、时高时低地飞来飞去。它们是那么无拘无束,又是那么自由自在,仿佛整个夜晚只有它们存在一般。一只只萤火虫像一盏盏绿幽幽的小灯笼,在茫茫夜空下来回穿梭,是夏天夜晚的独特风景。

随着一声呼喊:“走哟,捉萤火虫去!”我急火火地带上捉萤火虫的工具,和小伙伴来到地埂里、稻田边、草丛中、溪沟边、树林中,望着到处飞舞的萤火虫,各展其能去捕捉。有的小伙伴收获甚丰,欣喜呼喊,稚嫩的声音响彻小村。

玩累之后,小伙伴们瘫软地躺

在地上,仰望翩跹起舞的萤火虫,相互发出疑问:萤火虫到底是什么?它为什么能发光?多少个疑问都随着轻柔的晚风飘走,始终没有答案。直到上了中学后,老师详细地讲解了萤火虫的相关知识,我才确切地知道萤火虫尾部发光的主要原因就是靠它体内一种称作“萤光素酶”的化学物质与氧气相互作用,从而产生一道光亮;也弄清楚了萤火虫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,它的数量的多少,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当地环境质量状况的好与坏,因此,它又是一种生态指示昆虫。

萤火虫是人类的好伙伴。《诗经》中就有“叮嚀鹿场,熠耀宵行”的描述。唐朝诗人周繇的“熠熠与娟娟,池塘竹树边。乱飞同曳火,成聚却无烟。微雨洒不灭,轻风吹欲燃。旧曾书案上,频把作囊悬。”诗句,也是对萤火虫的褒扬。唐代大诗人杜牧有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的名句。

老师还常常给我们讲晋代车胤

励志的故事:车胤自幼聪颖好学,但家境贫寒,常常没有油点灯,为了能多读书,夏夜就去捕捉大量的萤火虫,用袋子装着用以照明夜读,终成天下知名的大学者。

出于好奇,我也尝试过在萤火虫光下学习。找来布袋,小心翼翼地将一只只萤火虫装进去挂在墙上,然后熄灭油灯,像模像样地拿出书本翻阅着。只可惜,不到一会儿工夫,那微弱的亮光就相继熄灭了。

后来,老师告诉我:“萤火虫的光其实可以亮很久的,是你把袋口扎得太紧,萤火虫因缺氧窒息而亡。”现在想来,我深感愧疚,对不起那些无辜冤死的萤火虫。

离开家乡几十年了,儿时的伙伴难得聚到一起,去年春节因特殊原因,院子里儿时的伙伴们大都没能如期上班,相聚畅聊时,不约而同地聊到儿时捉萤火虫的情景,大都有共同的心愿:再次去捉萤火虫,重温儿时的快乐与单纯。